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 第二回 飾名節盡孝獨孤 蓄陰謀交歡楊素

詩曰：世事茫茫半信疑，從來真偽只天知。

聖賢修德原無忝，奸佞徇名卻有私。

猛獸欲搏身轉伏，大鵬將運翅先垂。

眼前多少機關處，轉是梟雄能識時。

又曰：

流東卒有風雷變，訟莽終將社稷傾。

除卻當年身不死，到頭真偽自分明。

卻說獨孤後夢龍生了太子，忽然宮裡宮外一齊都亂嚷道火起。急急叫人看時，哪裡是火起，卻是一道紅光，自獨孤後寢宮頂中透出，直衝於雲漢之間，映得滿天皆紅，就如霞彩一般，又聽得宮門外傳說帆下閭閻村巷，牛馬皆鳴。獨孤後得此異兆。滿心歡喜。次日，遣人報知文帝。文帝大喜，隨即親到寢宮來看。獨孤後奏謝道：「托賴陛下洪福，祖宗社稷之慶，昨夜幸生一子，並有諸般吉兆。」遂把夢龍及紅光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文帝聽見紅光、夢龍，知是人君之象，心中甚喜。及聽見墜下地來，把尾跌斷，又像大鼠，心下就暗暗有些不快。你道為何？原來帝王與凡人不同，但真命天子初生時，定然有些異兆。就是文帝生時，亦有紫氣充庭。五六歲時，曾在門前戲耍，偶有一個尼僧看見，大相驚訝。因對皇妣說道：「此兒相貌稀奇，來歷奇異，他日必然大貴。但不可在市俗人家撫養，掩了他的聰明，小了他的心志。」遂別尋了一間幽靜館舍，將文帝移到裡面，親自慇懃教養。

一日，皇妣抱文帝於懷，忽見頭上隱隱生出角來，遍身長起鱗甲。皇妣驚慌，不覺失墜地。尼僧連忙抱起說道：「勿驚我兒，使他晚得天下。」後來文帝果成了帝業。故文帝占住察來，就曉得煬帝不是個令終之器。此時也不說合，只朦朧稱好。獨孤後道：「既有異兆。料能繼述。願陛下賜一佳名。」文帝道：「御妻夢金龍摩天，就取名叫做阿摩如何？」獨孤後大喜道：「乳名佳矣！何不並賜一個大名？」文帝道：「為君必須英明，就叫做楊英罷。」又想到：「創業要英明，守成還須寬廣，不如叫做楊廣。」獨孤後喜道：「楊廣最妙！」文帝取定了名字，隨令頒詔四方，大赦天下。次日，文武百官，皆上表稱賀。此時，海內承平，朝廷無事。光陰迅速，捻指之間，煬帝漸已長成。三歲時，在宮中閒戲，文帝抱於膝上，細視良久，因對獨孤後說道：「此兒眉宇峻，笑聲帶殺，不愁不富貴，但恐破吾家者，亦此兒也。」獨孤後笑道：「陛下差矣！安有破家兒得富貴之理？以妾看來，到底不過是一個藩王耳。陛下何須過慮！」文帝但笑而不言。煬帝十歲時，即好觀古今書傳。凡天文地理，至於方藥、技藝、術數等書，無不通曉。只是性情偏急，陰賊刻忌，好鉤索人情，喜用智術。獨孤後見他聰明敏慧，好讀書，有智略，有識見，心下甚是愛他，每在文帝面前稱揚不絕。文帝見他年已弱冠，又且獨孤後十分鐘愛，恐怕在宮中做出事來。因對獨孤後說道：「楊廣近已長成，留在宮中甚是無益。朕欲封他出去，待他經歷世故，做個賢王。不知御妻心下如何？」獨孤後道：「陛下之意甚善，只是賤妾一時舍他不得。」文帝道：「捨不得，終須要去。」獨孤後道：「既如此，恁憑陛下便了，必須選擇近地，以便不時召見。」文帝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隨傳旨各衙門，一面選納王妃，一面擇近地，起造王府，一麵製辦封王儀物。真個朝廷家事情。雷厲風行。不多時，司禮監早選了一個王妃，叫做蕭氏；工部已擇了晉陽地方，蓋起王府。各有司禮儀物飾，俱已齊齊整整。文帝見諸事完備。隨敕封煬帝為晉王。煬帝既封了藩王，不敢久停，捱了月餘，只得拜辭起身。獨孤後賜宴送行。母子二人，哪裡捨得！痛哭了一場，方才分手。文帝又敕令百官送都門。這一日車馬儀仗與欽賜禮物，十分顯赫。正是：

朝廷愛子出封王，賜玉分#道路光。

試看皇家真富貴，五雲縹緲接天潢。

煬帝受封而出，雖受齎之多，一時無比，然終不如東宮太子，朝夕隨朝，多少威權在手。煬帝一日在王府中閒居無事，因自忖道：「我與太子一樣弟兄，他卻是皇帝，我卻是臣子，日後他登了九五，我卻要山呼萬歲去朝他。這也還是小事，倘有毫釐差池，他就要害我性命；若只管戰戰兢兢，我平生之欲，如何得逞！除非謀奪了東宮，方是我一生快樂。」日夜思量，再無計策。因見王府中一個心腹官，叫做段達，平日間有些智略，遂秘密喚他商議。原來那段達為人呵：

賦性最貪，設心尤忍。天生就小人肝膽，自習成奸險肚腸。口角才開，倏生萬萬轉機關；眉頭一蹙，便有千千條計策。傾排伎倆，自詭如神；曖昧行藏，人看似鬼。任百般婢膝奴顏，只一味貪圖富貴。

段達聞煬帝喚他，連忙進宮來見，因問道：「殿下喚臣，不知有何使令？」煬帝遂將要奪儲位的意思，細細說了一遍，與他計較。段達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此事非同小事！必先廢了太子，方有可圖之機。」煬帝道：「太子正位東宮已久，怎麼廢得？」段達道：「若要廢他，除非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煬帝聞言大喜，便差幾個能事的內相，暗暗打探東宮過失。原來東宮太子楊勇，為人寬厚，索意在情，毫無矯飾之行。心雖孝友，只是不矜小節。就是問安視膳的禮數，他也疏忽，不甚在心。因此，獨孤後早有幾分不悅。又見他內寵甚多，嫡妃元氏，轉不甚相得，倒與嬖妾雲氏，十分綢繆恩愛。宮中起坐的禮節，及飲食服色，二人俱是一般，全不分嫡庶體統，獨孤後更加不快。忽一日，元妃無病暴死，獨孤後只疑是雲氏加害，愈覺懷怒在心。太子是個直樸之人，一毫不知道。不想一樣樣、一件件，都被煬帝探知。煬帝真個梟雄，曉得獨孤後怪人寵妾，他就獨與蕭妃共處，千恩百愛，並不旁幸一人。又時時遣人進宮候，逢著良辰佳節，便採買奇珍異寶，慇懃貢獻。那獨孤後，原是個要強的皇后，見煬帝這般孝敬，如何不喜。煬帝有心要圖大業，凡百所為，皆小心謹慎，毫忽不敢放縱。行之歲餘，內外人情，都稱頌晉王仁厚。煬帝見有些光景，又與段達密謀道：「事已至此，計將安出？」段達道：「此事機括雖動，但不知太后真意若何？須殿下親自入宮，面見太后，討一個的確消息，方有下落。若只捕風捉影，恐太子根深蒂固，一時難得動搖。」煬帝聞言，點頭道：「卿言是也。」遂作表一通，差官奏上，懇求面朝。表文上寫首：

晉藩臣不孝男廣稽首頓首百拜，奉表於父王皇帝膝下：男廣久違侍日，時切瞻云。遠睽定省，望北闕而馳心；近想隨朝，守南宮而墮淚。雖恩連表裡，四海渙若一家；然義隔天涯，咫尺不能三至。願賜一睹天顏，奉萬年觴於左右；再瞻日月，獻四海頌於庭幃。則孺慕之誠，或可少盡；而源源之恩，直銘佩於無涯矣。不勝惶惶待命之至。

文帝覽表大喜，道：「吾兒眷慕親恩，真大孝也。既要來朝，有何不可！」隨即批旨道：「覽奏具見，吾兒孝思，朕心嘉悅。著即日來朝，以盡父子慈孝之意。」煬帝得旨，心中大喜，慌忙打點入朝。他知道文帝崇尚節儉，遂將車馬侍從，純用樸素，只暗暗的備了許多珠玉寶貝來獻與獨孤後。一徑到了午門，少不得要候旨宣詔。朝房中早有文武官員，接住朝見。煬帝正要交結眾官，便和顏悅色，一個個俱加禮厚待。先問些治家治國的道理，後講些憂國憂民的話頭。這些百官，哪識得奸雄作用！都稱贊道：「好一個仁厚賢能的晉王！」少頃，有旨宣晉王入宮。煬帝方才別了眾官，整步從東華門而入。此時，文帝駕御瑤泉殿，煬帝遠遠望見，就在丹墀下，五拜三叩頭，拜畢奏道：「兒久離膝下，不勝眷戀。今得望見慈顏，私心慶幸。」文帝道：「吾兒起來，朕亦時常思汝。但恨國家有體，不能朝夕接見，甚是怏怏。」因命賜坐留宴。吃了幾杯，文帝問道：「汝在國中，何以治民？」煬帝便逢迎文帝的意思說道：「百姓皆賴父皇至治，熙熙，兒柔懦無才，焉敢更張？但不過節取儉用，稍恤民力耳。」文帝大喜道：「汝能節儉，吾無憂矣。」少頃宴罷，文帝說道：「汝母親甚是思汝，汝可入宮去一看。」

煬帝謝了恩，領旨竟望後宮而來。獨孤後聽見煬帝來朝，滿心歡喜，即忙宣入。煬帝朝畢，就將許多禮物，親手獻上。獨孤後說道：「思親來朝，便見吾兒大孝，何必又要禮物！」煬帝道：「母親恩德如山，些須薄物，不能報萬分之一。」獨孤後道：「吾

兒這樣純孝，安得你常在左右，娛我晚景！」煬帝道：「母親愛兒，真天高地厚。但恨兒福薄，遠違膝下，徒有一點孝心不能展也。」母子二人，各訴心曲。煬帝真是個奸雄，說了半日，一字也不說到東宮身上。只等到天色傍晚，將要出宮，他便故意做出個欲去不去的光景，要說不說的形狀。那獨孤後見了，便問道：「吾兒有什麼心事，何不明明奏我，卻如此蹴不安？」煬帝見問，就拜伏在地，哽哽咽咽，啼哭起來。獨孤後忙將手攙住說道：我兒有話就說，不必悲傷。」煬帝拭著眼淚，低低說道：「兒性愚蠢，不識忌諱。因念親恩難報，時常遣人問安。東宮說兒覬覦名器，事母親，必要害兒性命。念兒不肖，遠在外藩，東宮朝夕左右，恐一旦讒言四起，天高難辯。或一杯鳩，或三尺帛，兒不知死地，所以時時恐懼而悲也。望母親曲賜保全，與兒做主。」說罷又哭。獨孤後聞言，忿然大怒，就叫太子的小名說道：「地伐原來如此可恨！他自己不孝，反要妒忌別人。就是我當初遠元氏與他為妃，從來沒有疾病，忽然一旦暴凶，他卻與阿雲兩個日夜淫縱，歡喜快樂。豈不明明是他害了？如何又謀及兄弟！我在，他尚敢如此；我若一旦死了，汝自然是他口中魚肉。況東宮又無正嫡，明日聖上千秋萬歲之後，叫我兒向阿雲面前稽首稱臣，亦大是痛苦事情。吾兒安心回去，我自有區處，決不與他得志。」煬帝聞言，心中暗喜，方才拜別出宮，回王府而去。後人有詩感之：

君子心腸平似水，小人口舌巧如簧。

自從萋菲織成錦，會見龍蛇亂帝鄉。

煬帝得此消息，滿心歡喜。回到府中，隨喚段達商議。段達道：「太后既肯做主，便有七八分光景。但太子乃國家根本，立東宮時，天下皆知。若只太后一人要廢，未免涉私。皇上如何肯聽？就是皇上聽了，百官也決然不服。」煬帝不悅道：「若如此說，豈不枉費了許多心機？」段達道：「心機倒也不枉費，只怕還有心機不曾費到。臣聞眾口可以鑠金，以臣愚見，還須交結一個有權望的大臣，使他檢摘太子的過失，先在外面談論，然後太后從中詆毀，內外交攻，皇上自然深信，百官自然聽從，方是萬全之計。若輕舉妄動，誠恐太后一人一口，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，將一場好事轉弄壞了。」

煬帝聞言，大喜道：「卿言深得人情，雖隨何借箸，陸賈持籌，不過是也。但大臣有權勢者，當今朝中，非楊素不可。怎奈這個老兒，為人剛愎驕傲，又倚著自家的功高位尊，孤又是封出的親王，管他不著。恐一時交結他不來，如之奈何？」段達說道：「臣觀楊素，是個好大喜功之人，外雖悻悻，其中未必無欲。況當今太子，不達世務，待他辭色甚嚴，此老心必不平，定懷異念。殿下若肯卑辭厚禮，結之以恩，誘之以利，不怕這老兒不甘心為殿下驅使。」煬帝道：「言雖有理，卻如何結起？」段達道：「殿下只消辦一副厚禮，容臣拿去送他。他無故受禮，必然歡喜，要來朝謝。那時賜宴款留，酒席間慢慢以言相，自有分曉。」煬帝聞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若得事成，富貴共之，決不負卿大功德。」二人計議已定，隨備黃金百兩，彩緞百端，名馬一匹，寶劍一口，並諸般禮物。次早段達領了，竟投楊府而來。此時，楊素已晉封越國公，執掌朝綱，是當朝第一個有權勢的大臣。真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府門前好不赫然顯耀。有《西江月》一首為證：

紫氣遙連雙闕，紅雲直接三台。槐堂棘院赫然開，戟橫增氣概。閣上恩光日月，階前然諾風霜，百官總已聽端裁，真是當朝鼎鼐。

段達到了府前，見守門官吏，即將禮物投上，說道：「我是晉王府差官，求見老爺。」眾官吏聽見是王府差官，不敢停留，即忙擊鼓傳報，少頃，楊素升廳問道：「晉王差官，可有令旨？左右稟道：「沒有令旨，只是差官送禮。」楊素自思道：「我與晉王雖無統屬，他卻是當今皇后的愛子，新來又有些賢名，他既好意來送禮，來官須以禮貌相待。」隨叫請進來，左右得令，不多時，將段達引至階下，段達望見楊素，不敢進廳，就要在階下行禮。楊素忙走出廳來，叫左右攙住，說道：「公奉王命而來，不比等閒，何須如此過謙。」遂要讓段達入廳。段達再三不肯道：「上公乃朝廷元輔，小官不過王門一走吏，自當叩首階下，焉敢犯上下之分，以辱王命！」楊素道：「王命在身，豈有不就各位之禮！」又叫人挽入。段達方敢在廳上拜了四拜。楊素讓座，段達又推辭了一會，才在旁邊坐下。即將禮物獻上，說道：「晉王仰慕上公的威名德業，不啻饑渴。但恨分封外藩，不能時接光儀，曷勝景仰！今無以為敬，聊具微物數種，少伸好賢之意，望上公笑納。」楊素道：「老夫乃一介武臣，有何德能，敢勞晉王如此鄭重，慙慙下交，隆恩已自不朽；又賜這許多厚禮，如何敢受！」段達道：「些須薄物，晉王再三申敬。上公若佛然卻之，是怪晉王好賢不誠了。」楊素道：「卻之固不敢，受之實無名。」段達說道：「彤弓之賜，緇衣之好，詩人稱之。況珠玉幣帛，原是旌賢之物。昔湯聘伊尹，先主聘臥龍，皆是物也，何謂無名？」楊素道：「伊尹、臥龍，吾何敢當！」段達道：「晉王視上公，猶過於二人。」楊素道：「既蒙晉王垂愛，只得拜受。」隨叫左右將禮物收了進去。須臾，茶至，楊素接茶在手，又說道：「前日晉王來朝，老夫在朝房中，匆匆望見，真是隆準龍顏，天日之表。今又如此愛才，海內稱為賢王，信不虛也。」段達道：「晉王德意淵涵，小臣也不能仰窺。若論尊敬賢能，一段真誠，果是古今少有。」二人攀談了一會，茶罷三盅。段達不敢久留，遂起身告辭。楊素道：「晉王既無令旨，老夫也不敢具表稱謝。煩公轉達，老夫朝政稍暇，即當面奉謝。」段達領命拜辭而去，這正是：

任君破網與吞舟，香餌投時自上鉤。

多少黃金移帝座，笑他四皓白安劉。

段達辭了楊素，忙回王府，將上項言語與煬帝說知。煬帝大喜道：「楊素若可動，大事不患不成矣。」遂一面差人暗暗打聽，一面安排筵宴伺候，只等楊素來朝。過了五七日，楊素真個前來朝謝。此時晉王府中早有人報知。煬帝即差段達並一班王官，遠遠迎接。楊素自恃他是有功老臣，騎了一匹馬，帶領著無數跟隨，吆吆喝喝，直衝至王府門前，方才兜住。段達與一班王官，齊上前迎接，就在馬前打了一個恭，說道：「晉王有旨，聞知上公遠臨，著某等在此迎接。」楊素下了馬，慌忙答禮道：「有勞諸公，晉王升殿，願為引見。」段達道：「吾王在殿上恭候多時。」說罷，眾官便簇擁著楊素，竟進殿來。煬帝見楊素將到，忙迎下來說：「賢卿治國勤勞，朝儀免了，只是常禮相見。」楊素再三請朝，煬帝不允。楊素只得尊旨一拜而起，煬帝隨命賜坐。楊素坐定，因奏謝道：「老臣無尺寸之功於殿下，轉蒙聖惠下頒，使老臣受之有愧。」煬帝道：「賢卿何出此言？孤家江山社稷，大半皆賢卿所造，何言無功？些須小敬，尚不能酬萬一耳。」楊素道：「老臣犬馬微勞，除皇上之外，自分無人記憶，不意殿下尚殷殷垂念，老臣沐知遇之恩不淺矣。」煬帝道：「孤聞悖德者不祥，有一等庸愚之人，每日裡錦衣玉食，以為固有，並不思是誰之功，殊可痛恨！楊素道：「殿下念及此，真仁厚之主也！使臨天下，則四海皆受其福矣！」煬帝道：「賢卿勿矜，孤徒有其心，恨不能行耳！」正說話間，左右排上宴來。二人相遜入座，須臾之間，水陸畢陳，笙歌遞奏，筵席十分豐盛。但見：

觥籌錯雜，食色繽紛。庖甘煮美，猩唇鯉尾列盈筵；膾異烹鮮，麟掌駝蹄堆滿案。青絲低係，金壺紅映珊瑚；素手高擎，玉碗光浮琥珀。翠往珠來，座上琳瑯時耀目；曲終樂奏，階前絲竹不停聲。品出上方，真個千金一饌；筵開寶殿，果然方丈盈前。任他將相公侯，不似王家富貴。

楊素老奸巨滑，見煬帝儀仗隆重，情意綢繆，其中動靜，早已猜透幾分。因自忖道：「文帝老矣，太子淫放疏略，又不達世情，一旦傳位，富貴豈能常保？倒不如扶持晉王，做個天子門生，不怕他不還我富貴。」飲到半酣之際，轉以言挑煬帝道：「殿下聰明仁厚，海人推戴，賢於東宮遠矣。當時建儲之儀，不獨老臣有罪，就是皇上與太后，也欠斟酌了。」煬帝遜謝道：「慚愧、慚愧。吾兄正位青宮，賢卿職居台鼎，明君良臣，正好受享寶貴，何以此言相戲？」楊素道：「殿下有所不知，太子待老臣至薄。今蒙殿下厚愛，老臣尚有轉日移天的手段，但不知太后意旨如何耳？此係真心，豈敢相戲？」煬帝聞言大喜道：「賢卿既有此美意，孤實不相瞞。太后見東宮縱妾殺妃，不敬大臣，奢淫無度，久欲廢立，但慮外庭無一大臣相為表裡。不料賢卿慨然有伊、霍之心，真不之大幸也。倘蒙提挈，此恩死生不朽。」因滿斟一金杯，自起奉於楊素，說道：「賢卿滿飲此杯，富貴當共之。」楊素接杯在手，一飲而乾，說道：「此事但恐太后不從耳。太后既有此心，老臣效力有何難哉！明日進朝，自有區處。」你看煬帝、楊素，兩人都是奸雄。言談之間，你籠絡我，我駕御你，說幾句，吃幾杯，直飲到日色平西，楊素方起身謝宣告辭。煬帝親送出殿門，直到滴水簷前才住。依舊是段達一班王官，送出府門，上馬再三鄭重而別。煬帝與段達進府中商量，歡喜不題。

卻說楊素上了馬，一路上躊躇道：「此事雖如此說，還須見過太后，討個實落消息，方好放心下手。只是太后久不朝見，如何得個方便？」須臾，回到府中，輾轉尋思，並無計策。只因這一尋思，有分教：君臣乖戾，骨肉傷殘，錦繡江山，都變做風花雪月。正是：

奇貨無如天子貴，讒言便是小人恩。  
可憐喋血千秋慘，博得君臣幾日尊！